N 耐人寻味 airenxunwei

做好眼前事

□张燕峰

饭得一口一口地吃,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常识。但说起做事来,很多人就想走捷径,都想省略其间翻山越岭的艰辛,轻松直抵成功的彼岸。其实,事也得一点一点去做。这世间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,所有的美好都是缓慢的过程。

一粒种子成长为饱满的稻穗,须经历几个季节的成长才得以完成。一朵花从种子萌发起,也要沐浴若干个日子的阳光风雨才能抵达美丽。成功学上有一个著名的“荷花定律”。池塘里,荷花第一天开放的只是一小部分,第二天,它们开放的数量仍然是一小部分。到了第30天,就开满了整个池塘。你知道什么时候荷花开了一半么?很多人都会认为是第十五天,然而并非如此。到第29天时荷花仅仅开满了一半,直到最后一天才会开满另一半。最后一天的速度最快,等于前29天的总和。这就是著名的荷花定律。由此可见,所有的美好无不是累积的成果。

骤然而至的事情有时带给我们的不是惊喜,而是惊吓,比如一些自然灾害,它猝然降临,一经发生就带来灭顶之灾。自然现象如此,人事也是这样,倘若财富的获得不是靠劳动获得,自然就不会珍惜,而大多会挥霍,滋生各种恶行。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你我身边。

所以,永远不要奢望不劳而获的成功。成功的道路上,该流的汗一滴都不能少,该下的苦功一分都不能偷懒,该走的路一步都不能少。如果哪个环节你偷了懒,必然埋下一个隐形炸弹,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引爆。

做好眼前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做好眼前事,就是以一种庄重恭谨的态度把握当下,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,走好当下每一步或平淡无奇或崎岖泥泞的路,不投机取巧,不偷奸耍滑,规规矩矩,认认真真,一寸一寸地筑造自己的事业大厦和人格大厦。

“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”。做好眼前事,貌似愚笨,实则是大聪明大智慧。当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,关注当下,做好眼前事,一步步坚定地走下去,穿越艰难险阻,跋涉风霜雨雪,也享受奋斗的喜悦,这样,走着走着春天就来了,走着走着花就开了,走着走着成功的果实就成熟了。

R 人生感悟 enshengganwu

进出隧道

□黄小平

坐火车旅行,我靠在窗边,望向窗外。当火车进入隧道时,窗外的光一下子消失了,我瞬间进入昏暗之境;而当火车快要驶出隧道时,窗外的光是一点一点看见的,身处之境是慢慢亮起来的,有一个变化过程。

这让我若有所思——如果把光亮代表成功和顺境,把昏暗代表失败和逆境,那么火车进出隧道的明暗变化,不正是在演示人在成败、顺逆之时应保持的状态吗?

人在成功和顺境的时候,要保持警醒,不要得意忘形,因为从成功到失败,从顺境到逆境,可能就是刹那之间的事,不可掉以轻心;而人在失败和逆境的时候,要保持定力和信心,永远不放弃希望,永远不放弃努力,因为从失败到成功、从逆境到顺境,一步到位不多见,常常需要慢慢蓄力,需要有一个持续进取的过程,从量变到质变,最终拥有一片光明的前景。

F 凡人一叶 anrenyiye

老　五

□鲁　北

老五是我的邻居。他长我一岁,我们从小一起长大,他是我的玩伴。

他家在我家西边,我家在他家东边,紧挨着。

那时候,我们小村家家户户居住分散,不成街,也不成巷。近邻也相隔二三十米,有的甚至更远。来之前,都是一些逃荒要饭的人,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,寻一块有荒草、有野菜的地方,居住下来。撅一间半上半下的地屋子,栖身。这都是八九十年前的事了。

到了七八岁的时候,我背上小书包,高高兴兴地上学了,他没有上。他傻。

渐渐地,我们都长大了,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有一年春上,我娶了媳妇,他没有娶。他傻。

说他傻吧,他能吃能喝能干活。说他不傻吧,又和正常人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呢?也看不出来,反正就是不一样。大人逗他玩,小伙伴们也逗他玩,在他乳名的前面加上一个“傻”字,他瞪大眼睛,恶狠狠地说,你才傻来!说完,笑嘻嘻地看你一眼,一双手搂着肩膀,跺跺脚,转身弓着腰跑向远处。

他的父亲在县上工作,很少回家。那时候,一个村子里在外面上班的人并不多,数来数去也就是二三个。他的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七八个大不大、小不小的孩子,既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又操持家务,像个男人。

据说,老五生下来就不大对劲。但总不能扔了,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。他母亲想,也许长大了,就好了。谁知道,十几岁了,还时常把大拇指含在嘴里,生怕别人抢了去。

其实老五不傻,就是有点直,有点痴,少个心眼。但他心眼不坏。

在河沟东,我们两家的庄稼地,一个地堑隔着,都种着谷子。田野上,黄澄澄的谷子,被谷穗坠得直不起腰来,风一吹,就摇摆。

谷子快成熟的时候,有麻雀去觅食,乌泱乌泱的。尽管田间地头插满了稻草人,狡猾的麻雀不为所怯,依然我行我素。

老五被他的母亲派去谷子地里撵鸟。麻雀在我们当地叫鸟。

老五拿一根长长的竹竿,一头拴上一块红布,他摇晃着,在谷子地里跑来跑去。

有一天,我去谷子地里,看到老五站在地边,就对他说:“你也给俺撵撵鸟吧。”他点点头,说:“行!”我坐在地边看小人书。

我在老家住的那些年,泥屋是一年一次的力气活。

那些年,老家大都是土坯屋,就是用土坯垒起来的屋。

一年当中,风吹它,雨淋它,墙皮斑斑驳驳。不泥一遍就透风撒气,也影响屋的寿命。每年泥屋是必不可少的。

泥屋,就是在土墙的外面,泥上一层新泥。

泥一遍屋,是一天的活儿。要根据屋的间数,求人帮忙。间数少,求人就少,间数多,求人就多。

我家有三间正房,两间偏房。每次泥屋,都请老五帮忙。

天刚蒙蒙亮,老五就来到我家。先和我拉水,洇泥,铡麦穰。接着,他脱光了脚,挽起裤腿儿,站在泥土里,和我一起用三齿耙和泥。和完泥,他用铁锨把泥一锨锨装进水桶里,然后提到我和父亲跟前。我和父亲把泥抹到墙上,一下下磨平。他一个人给我们俩打小工,忙得满头大汗。

之后,我去县城上班,就很少见到他了。

有一天,我回家,父亲对我说:“老五死了!”

我问:“怎么死的?”

父亲说:“淹死的。”

一个三十好几的人,怎么能淹死呢?

我们村子西边有一条河,叫永新河。河那边有我们村子里的地。

那时候,河上没有桥,有一条土坝横在水面上,供人们走过来、走过去。夏季里,雨水大,河里的水也大,把土坝冲垮了,冲了一个大冲口。那一天,老五去河那边锄地。过河时,他把衣服挂在锄杆上,小心翼翼地往前挪,由于水流湍急,脚底打滑,他一下子跌进深深的冲口里。他不会凫水,扑棱了几下,沉入了水底。

就这样,淹死了。

我和老五从小一起长大,一起拾草剜菜,是很好的玩伴。在他离开人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时常想起他。他赤条条来,赤条条去,没有牵挂,没人牵挂。

悲哉!人生难料,世事无常,愿他在天堂安好!